

聖



全集

通鑑纂要

乾隆丁未歲春月重校

上諭

道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禮部奏議覆御史吳傑

奏請陸贄從祀

文廟一摺唐臣陸贄明體達

用學術精粹其論數十百篇

皆本仁義炳於丹青凡所敷

陳悉原經術綜其平生推賢

讓能舉直錯枉正以守己忠

以事君道與伊傅爭衡文與



典謨接軫。雍正年間有

旨褒其勲業。稱爲千古名臣。

洵能遠契心傳。有功正學。近

年節經降旨。將原任尚書湯

斌及明臣劉宗周黃道周呂

二

坤從祀東西兩廡。陸贄亦著

從祀

文廟東廡。列於隋臣王通之

次。以崇儒術而闡幽光。欽此

奏請從祀原疏

山東道監察御史前四川學政吳傑

傑

奏爲請

旨酌增從祀事竊惟

孔庭從祀典禮攸崇前代名臣原不必盡升兩廡若其事功彪炳而又言純學粹遠身心傳者祀典旣闕於列朝

盛舉宜行於

聖代以表前賢而勵後學伸公論而慰人心臣伏考唐臣陸贄貞元再造功耀寰區唐書稱其論諫數十百篇皆本仁義炳如丹青宋儒楊時謂贄

陸宣公集增輯

原奏

一

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術數可爲論天下事法陸九淵又謂賈誼就事上說仁義陸贄就仁義上說事是以贄之奏議有稱爲仁義百篇唐孟子者是其純粹精微實能上宗鄒嶧而昇洙泗之心源特贄年少得君出入帷幄值師旅倥偬之際未遑講學著書臣案從祀諸人如諸葛亮范仲淹歐陽修等原不必皆有講學之名而贄學術粹然本仁祖義舉而措之可致純王上理觀贄自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兩言固已印合道真踐履無媿矣贄謫忠州別駕

於任所。祠墓俱存。臣前督學四川。按試忠州。聞
邑士民熙熙然。景慕前賢。咸以未列從祀爲憾。
伏見我

皇上廣運并包。

特崇祀典。如明臣黃道周。劉宗周等均已

准列從祀。

尊儒重道。正學昌明。極千載一時之

盛遇。而贄在唐世。權德輿已稱其道與伊說爭衡。文

與典謨接軫。厥後宋臣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採

贄奏疏。至三十九篇之多。蘇軾等又請校正贄

陸宣公集增輯

原奏

二

奏議進讀。以爲三代以還。一人而已。是當時後

世。於贄備極推崇。而從祀闕如。蓋千百年彰微

闡幽之

鉅典。實有待於

陛下。應請

勅下禮臣詳悉核議。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

訓示施行。謹

奏。三月初九日奉

硃批禮部議奏。欽此。

禮部議奏原疏

禮部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內閣抄出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吳傑奏請
以唐臣陸贄從祀一摺奉

硃批劉尚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

孔庭從祀不禮攸崇前代名臣原不必盡升兩廡若
其事功彪炳而又言醇學粹遠契心傳者祀典
既闕於列朝

盛舉宜行於

陸宣公集增輯

覆奏

三

聖代臣伏考唐臣陸贄貞元再造功耀寰區唐書稱
其論諫數十百篇皆本仁義炳如丹青宋儒楊
時謂贄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術數可為
論天下事法陸九淵又謂賈誼就事上說仁義
陸贄就仁義上說事是以贄之奏議有稱為仁
義百篇唐孟子者是其純粹精微實能上宗鄒
嶧而契洙泗之心源特贄年少得君出入帷幄
值師旅寇惚之際未遑講學著書臣案從祀諸
人如諸葛亮范仲淹歐陽修等原不必皆有講
學之名而贄學術粹然本仁祖義舉而措之可

致純王上理觀贄自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
學兩言固已印合道真踐履無媿矣贄謫忠州
別駕卒於任所祠墓俱存臣前督學四川按試
忠州閬邑士民熙熙然景慕前賢咸以未列從
祀爲憾伏見我

皇上廣運并包

特崇祀典如明臣黃道周劉宗周等均已

准列從祀

尊儒重道正學昌明極千載一時之

盛遇而贄在唐世權德輿已稱其道與伊說爭衡文

陸宣公集增輯

覆奏

四

與典謨接軫厥後宋臣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採
贄奏疏至三十九篇之多蘇軾等又請校正贄
奏議進讀以爲三代以還一人而已是當時後
世於贄備極推崇而從祀闕如蓋千百年彰微
闡幽之

鉅典實有待於

陛下應請

勅下禮臣詳悉核議等語臣等查康熙五十四年題
准以宋儒范仲淹從祀

聖廟位列東廡唐儒韓愈之次雍正二年遵

旨議定以縣壹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亓漢諸
葛亮宋尹焯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栢元趙
復金履祥許謙陳皓明羅欽順蔡清

本朝陸隴其二十人增祀

文廟乾隆二年以元儒吳澄復祀大學在東廡元儒
趙復之次道光二年三年五年節經遵

旨議准以明臣劉宗周從祀西廡以

本朝湯斌從祀東廡明臣黃道周從祀東廡本年
復遵

旨議奏以明臣呂坤從祀西廡各在案伏思先儒

陸宣公集增輯

覆奏

五

饗

廟庭必其人扶持名教羽翼

聖經有裨學術人心始堪升諸從祀之列典至鉅也

茲查唐書本傳陸贄嘉興人年十八第進士中
博學宏詞授鄭縣尉以書判拔萃轉渭南簿累

官翰林學士兵部侍郎遷中書侍郎平章事旋
罷政事貶忠州別駕卒贈兵部尚書謚曰宣權

德興序其集謂贄從德宗幸奉天時書詔旁午
灑翰卽成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詔下武夫

悍卒皆揮涕激發贄自以年少特蒙知遇不可

聖念稱爲千古名臣是贊學術精粹又在

聖明洞鑒之中特以事關巨典是以復加咨訪臣等竊

考贊當日近參帷幄遭時多故機務填委日夕不遑貶後又以避謗不復著述故其生平制詔章疏而外別無明道詁經之書然觀其奏議諸篇請罷兵則述論語修文德之語諫聚財則引大學戒悖入之言闡周易否泰損益之象發詩書補闕改過之旨以及履信思順舍己從人等語皆本於孔孟而散小儲以成大儲一言本義引之以釋渙之九五此外凡所敷納無非根據經術發爲昌言較之漢唐諸儒依經訓義者尤爲遠邦心傳直窺奧突再查現在從祀先儒如諸葛亮范仲淹司馬光等均無講學之名亦無釋經之作祇以學行精純俱得列於兩廡今贊文章道德實無愧於諸人綜厥生平正以守己忠以事君綜天德王道之全無術數權謀之襟行之當世有實效傳之後代無間言使與七才子并世當在德行政事之科擬諸三代下賢臣實超蕭曹杜房而上應如該御史所奏准其從

陸宣公集增輯

覆奏

七

祀

文廟東廡在隋臣王通之次庶明體達用之儒遇雖
詘於當時道大光於

聖世且俾海內士子知砥廉隅而懷忠盡勉德業而
勵修能於學術人心不無裨益所有臣等擬議
緣由是否_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榜子集

卷三

奏議

十一

卷九

蘇軾乞校正進呈政從

書與史志名目全不相合

四庫全書提要

翰苑集二十卷

內府藏本

唐陸贄撰贄事蹟具唐書本傳崇藝文志載贄
議論表疏集十二卷又翰苑集十卷常處厚纂
陳振孫書錄解題載陸宣公集二十二卷中分
翰苑勝子爲二集其目亦與史志相同惟晁公
武讀書志所載乃祇有奏議十二卷且稱舊有
勝子集五卷議論集三卷翰苑集十卷元祐中
蘇軾乞校正進呈改從今名疑是哀諸集成此
書與史志名目全不相合今考尤袤遂初堂書

陸宣公集增輯

提要

九

目所列實作翰苑集而錢會讀書敏求記載所
見宋槧大字本二十二卷者亦作翰苑集則自
南宋以後已合議論表疏爲一集而總題以翰
苑之名公武所見乃元祐本恐非全冊而今世
刊行贄集亦有題作陸宣公奏議者則又沿讀
書志而失之者也宋祁作贄傳贄稱其論諫數
千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炳炳如丹青而惜
德宗之不能盡用故新唐書例不錄排偶之作
獨取贄文十餘篇以爲後世法司馬光作資治
通鑑尤重贄議論採奏疏三十九篇其後蘇軾

奏為敬繕唐臣陸贄守備事宜狀進程
御覽恭摺具奏仰祈
聖鑒事竊惟居安不可忘危有備始能無患方今諸
務底定通市如常邊圉靜謐相安無事然而制
禦之術時宜講求措置之方亟須籌畫臣按之
當今考諸往代伏見唐臣陸贄奏議內有論緣
邊守備事宜狀一疏於理兵儲餉再三致意蓋
兵不練者見敵必怯食不足者固守無資舍此
不謀徒事外飾即使營壘修整勝負有難必之
虞飛挽趨催餽餉有不繼之患古之善用兵者
推思義以懷之申號令以六之練其膽使之敢
於進練其技使之效所長登躡練於山涉行練
於水搜伏練於林麓巷戰練於街衢而復陽雨
風霆練其時寒暑晝夜練其苦於是結之以信
感之以恩凱習既精悉能用命是誠無敵於天
下也雖然食或未足兵未可用昔晁錯安邊之
謀要在積穀趙充國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或設
廣惠之倉或立和糶之法因豐凶而計出入乘
緩急以備轉輸是以軍實常充士氣自倍否則

陸宣公集增輯

奏摺

十一

戈矛雖利。不足恃其強。城堞雖堅。不足據其險。然則貞以師律。聚以軍儲。實安邊之本。源爲講武之根柢。此即陸贄所謂非萬全不謀。非百尅不鬪者也。亦即所謂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者也。至其洞達難易。長短之勢。指畫八利六失之規。雖云今昔異宜。要皆議論深切。臣反復熟誦。不覺感發奮興。有所資益。伏思陸贄奏議。自宋臣蘇軾錄進。元祐世已流傳。迨我

朝雍正年間。經川陝督臣年羹堯恭繕進呈。蒙

世宗憲皇帝

陸宣公集增輯

奏摺

十一

御製敘文。弁諸首簡。所期臣工則效者。至周且備。而是篇曲盡防邊要領。尤屬至理名言。臣簡練有心。觀摩未得。竊謂敷陳剴切。冀邀

俯賜覽觀。雖非賢

聖之同時。或有芻蕘之可採。謹將陸贄守備事宜狀。

敬繕恭

進。合無仰懇

敕下海疆諸臣。咸錄一通。置諸座右。庶於制禦之術。酌古可以準今。措置之方。觀前即以。示後。斟酌以求其當。變通以適其宜。於籌策邊防。不無裨

宣公眞像

益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

訓示謹

奏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二日奉

硃批留覽欽此



松州留覽謹此
奏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二日奉

隨宗舊部仰懇

皇上聖鑒

益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小其當發通以適其宜公事未過防不其

宣公真像 宣公真像

宣公集會朝日錄
卷第二十三

賦

戴二才圖會

宣公集會朝日錄

仙像

十四

戴二才圖會



宣公集會朝日錄
卷第二十三
賦

陸宣公集增輯目錄

卷第二十三

賦

聖人苑中射落飛雁賦

東郊朝日賦

傷望思臺賦

月臨鏡湖賦

冬至日陪位聽太和樂賦

登春臺賦

鴻漸賦

陸宣公集增輯

詩

曉過南宮聞太常清樂

禁中春松

賦得御園芳草

逸句

卷第二十四

年譜集畧

舊唐書傳贊

新唐書傳贊

論贊二則

陸宣公傳
宣公廟記



宣公廟
劉宣公專

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三

後學介春者英增輯

萍鄉文 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賦七篇 見全唐文

聖人苑中射落飛雁賦 以題為韻次用

於穆我皇。受天明命。與乾坤而合德。配唐虞而齊威。
成功斯著。射中九霄之禽。文教已宣。道應千年之聖。
想彼禽矣。雖難可珍。配玉帛於前禮。齊山木於至人。
棲必擇處。翔無失倫。候律南徂。洞庭之芳草猶碧。順
時北向。上林之繁花已春。苟應弦以啟聖。同殺身以
成仁。爾乃雲收遠天。水落上苑。風蕭蕭而勁夕。日杳
杳而低晚。於是聖人悅年豐。修武功。有直斯矢。有昭
其弓。因肅殺之候。遊苑囿之中。彼雁于飛。斜當禁掖。
帶輕雲之微素。映遙天之晴碧。雖逢蒙之絕藝。莫敢
措心。固離婁之明眸。其纔能覲。我弓斯張。我矢斯射。
算分數之遠近。則舍拔而應鏑。質毛紛其已墜。弦聲
振猶未釋。聞之者足蹈手舞。視之者目駭心惕。彼貫
心稱妙。穿葉無忤。一則三年而後發。一則百步以為
約。豈如料必中於飛動。騁絕伎於寥廓。雁以遠而矢
發。矢既發而雁落。異哉莫高者天。戾天者飛。彼擣空

之逸翰尚無所違矧荒服之逆命曷不咸歸則知皇
聖有作夷夏無間鄙楚莊之戲猿笑晉平之失鸚固
將威九竑而清八荒豈直落翔雲之一雁



耕馮公其西散八義並直著曉書之一耶

望亦作夷夏無間滿載其之種象冥晉平之失鸚固
之遊辭尚無所遺矧荒服之逆命曷不咸歸則知皇

東郊朝日賦

以國家行仲春之令爲韻

西典

日爲炎精。君實陽德。明至乃照。臨下土。德盛則光。被四國。天垂象。聖作則侯。春分之節。時則罔愆。順周官之儀。事乃不忒。於是載青旗。儼翠華。蓋留殘月。旗拂朝霞。咸濟濟以皇皇。備禮容於邦家。天子躬整服。以待曙。心旣誠而望賒。倏而罷嚴更。闢禁城。五輅齊駕。八鸞啟行。風出郊而草偃。澤先路而塵清。卷餘靄於林薄。動神光於旆旌。初破鏡而半掩。忽成輪而上征。杲耀榮光。分輝於千品萬類。煙煴瑞色。均燭於四夷八紘。一人端冕以仰拜。百辟奉璋而竭誠。故曰天爲陸宣公集增輯

卷二十三

三

父。日爲允。和氣旁通。帝德與日德俱遠。清光相對。帝心與日心齊明。時也。春事旣用。夾鐘律中。登觀臺而瑞集。觀芳甸而農衆。東爲陽位。故出拜於國東。仲居時中。乃展禮於春仲。旣而盛禮畢。陳錫鑿回輪。家有罄室。卷無居人。備禮服之燦燦。殷游車之鞞鞞。人望如草。我澤如春。惟天德與聖壽。配朝日而長新。伊茲禮之可持。歷前代而修之。漢拜庭中。成煩褻之細事。魏朝歲首。失禮經於舊時。國家欽若天命。率由時令。矯前王之失德。修古典而施敬。俾伯夷之掌禮。倅軒后以作聖。恭承命於春鄉。遂觀光而興詠。

傷望思臺賦

桃野之右。蒼茫古原。草木春參。風煙晝昏。攬予轡以
躊躇。見立表而斯存。乃漢武戾嗣。勦命地也。然後築
臺以慰遺魂。吁自古有死。胡可勝論。苟失理以橫斃。
雖千祀而猶寃。當武帝之季年。德不勝而耄及。浮誕
之士。疊至。詭怪之巫。繼集。忠見疑而莫售。讒因隙而
競入。忘嗜欲之生疾。意巫詛而是。因將搜盪以滌災。
縱庸瑣之奸臣。言何微而莫讐。寃雖毒而奚伸。構儲
后以掛殃。矧具察與齊人。旋激怒而誅充。竟奔湖而
滅身。異哉。漢后因姦邪之是誘。俾冢嗣而罹咎。彼傷
陸宣公集增輯 卷二 四

魂之冥冥。故築臺其何有。嗟爾戾嗣。盍入明以見志。
遽興戈而自棄。諒君父之是叛。雖竄身其焉寘。嗚呼。
一失其理。孝慈兩墜。不其傷哉。夫邪不自生。釁亦有
託。信其讒興。利則妖作。恣鬼神之愆。變實人事之紛。
錯。故子不語於怪亂。道亦貴乎淡泊。蓋爲此也。水滔
滔而不歸。日杳杳而西馳。時徑往兮莫追。人共盡兮
臺廢。榛焉莽焉。俾永代而傷悲。

月臨鏡湖賦

以風靜湖滿輕
波不動為韻

月配陽含虛而明。湖止水體柔而平。光無不臨。故麗
天並耀。清可以鑿。因取鏡表名。月包陰以成象。水稟
月而為精。兩氣相合。實不入而疑入。二美交映。伊本
清而又清。色皎潔而秋天愈靜。波演漾而宵風乍輕。
類洒濱之磬見。疑合浦之珠明。至明洞幽。至清無垢。
同元澤無遠不遍。等達人以虛而受。滿不可恃。望之
足戒。以虧盈。形或未分。鑿之則辨。其妍醜。輕靄不起。
纖塵莫過。沉璧彩而為鏡。碎金輝以成波。皓質未判。
空聞田鶴之唳。香風乍度。暗傳蓮女之歌。萬象皆總。
陸宣公集增輯

卷二十三

五

湛清光而不動。極望靡窮。凝虛皓而如空。照同心千
里之外。洞游鱗百丈之中。權影乍浮。如上天邊之漢。
桂華不定。多因蘋末之風。白晝誠窮。殘夜將短。臨遠
峯而欲落。沉餘景而猶滿。月之德也。朗而迴。水之性
也。柔而靜。照有餘暉。光無匿影。滿而將缺。顧兔自殊。
於太陽。導之則流。無禽豈同於舊井。原夫德無不應。
理必相符。湖以柔而藏月。月因朗而彰湖。不私其明。
明則有裕。無逆於物。物乃不孤。異投珠而按劍。等藏
冰而耀壺。惟水月之叶美。與君子而同塗。

冬至日陪位聽太和樂賦以文德光宅天

敬萬壽為韻

樂自上古兮。和洽是聞。日至南極兮。陰陽肇分。名太和而順氣。取初陽而配君。則知天授聖而正歷。聖應天而放勳。惟至也。去陰就陽。惟樂也。偃武修文。八佾初陳。雜鸞鳳而容裔。九奏既畢。降佳氣之氤氳。爾其順元辰。體乾德。赫容衛之森肅。儼宸位之恭默。班禮樂於千品。陳贄幣於萬國。濟濟皇皇。威容孔彰。望北辰以列位。指南山而獻觴。慶雲協符。榮觀臺之加麗。太陽臨照。煜魏闕而增光。於是太常導千羽而前曰。八音自設。千古靡隔。所以賞諸侯之功。暢聖君之澤。陸宣公集增輯 卷二十三 六

失其度則滯。寢興適其儀則上下咸格。清淨順氣而不擾。和樂自心而來宅。可以導情欲。可以滌煩劇。既而筍簾齊列。笙等互傳。偕肅肅而合雅。亦啾啾而同元。備以四夷。識四海之無外。成於九土。知九德之咸宣。崇易簡。豈同於濮水。務德化。寧比於鈞天。既損之而又損。蓋斯焉而取焉。故所以移風易俗。發號施令。周天地而不流。匝寰宇而無競。斥鄭衛而不御。暢柔和而全正。羣黎足蹈而手舞。百僚儀肅而心敬。則知一人作則。萬邦維憲。來遠人以干舞。播聲頌而吹萬。則鄭之細。晉之思。不可以勸。湯之放。武之伐。而猶

有怨豈比我照二儀形九有舒太和之至德居盛陽
之元首咸有典而有則固可大而可久明明我后於
斯萬壽



進萬壽
之元首咸有典而有則固可大而可久明明我后於
斯萬壽

登春臺賦

以晴眺春野氣和感深爲韻

春發生以煦物。臺居高而處明。俯而望焉。舒郁郁之
和氣。登可樂也。暢怡怡之遠情。觸類斯感。衆芳俱榮。
風出谷以天霽。雲歸山而景晴。俛視平泉。傍臨遠嶠。
窮漢苑以周覽。匝秦城而迴眺。林巒彩翠。浮佳氣於
遙天。宮觀參差。麗飛薨於夕照。望莫若兮望遠。感何
深兮感春。登其臺則歷階而至極。應乎律。故陰滲而
陽伸。令行斯順。澤布惟均。視雖微而必審。思何遠而
不親。懿夫。情之誘人。人罔或舍。時之感物。物莫能假。
臺有春而必望。春何情而不寫。條風始至。散灼灼之

陸宣公集增輯

卷二十三

八

紅桃。穀雨初收。潤萋萋之綠野。天何言哉。生衆彙。人
有靈兮。感元氣。既望春而可樂。亦升高而足貴。賞同
沂水。聊舞雩以詠歌。登異觀臺。寧觀蜡而增歎。周望
既極。含情則多。媚遲日之未下。愛清風之屢過。目眇
眇以心遠。野悠悠而氣和。可以樂芳時之景物。壯皇
室之山河。豈比夫羈士登樓而作賦。碩人在軸而爲
歌者哉。春無物而不滋。臺無遠而不覽。豈老氏之或
論。伊潘生之所感。稽其趣時之規遠。創意之義深。春
非臺而何樂。臺非春而罔尋。故望春者惟臺是履。登
臺者惟春是臨。繫在物之可用。必從時之所任。儻自

鴻漸賦

以鴻漸路
適之爲韻

深不測者道。大無疆者空。空非羽而何適。道匪人兮孰通。通於道者。是謂君子。適於空者。莫如漸鴻。故聖人託象以明義。務勤以飭躬。將自邇而圖遠。必因卑而致崇。始其素卵新化。青春戲融。一之日乳哺衡陽之曲。二之日翺翔彭蠡之中。且爰居以樂水。亦從正而養蒙。毳毛其成。洞庭之芳草初綠。弱羽云就。武陵之繁華已紅。而見其進。未知其終。美夫安淑偉麗。飛鳴有檢。動靡求棲。遊皆遠險。思奮志於寥廓。且藻容於菱芡。昇不越次。先冒履木之危。進而得中。孚及于陸。宣公焦增輯

卷二十三

十

磐之漸。漸如何其。往有攸措。方去渚而戾止。俄躋陵而遐顧。風水遙輔於羽毛。烟雲未通於道路。噉噉相召。驚月夜而亂趨。肅肅連行。拂天池而徑度。信梁燕之莫儔。豈谷鶯之足慕。亦猶九層起於累土。千里始於投迹。琢玉者日就其功。爲學者月將其益。皆自微以成著。固何求而不適。異夫出陸搏空。驤首矯翮。順寒暑以攸往。亘山川而罔隔。以言乎鳥也。尚不忘進。以言乎人也。如何勿思。思者所以志道。進者所以修辭。誠既往而莫返。冀將來而可追。蒙亦有望於斯。漸敢不肅然而勉之。

試律三首見全唐詩

曉過南宮聞太常清樂

南宮聞古樂。拂曙聽初驚。烟靄遙迷處。絲桐暗辨翁。
節隨新律改。聲帶緒風輕。合雅將移俗。同和自感情。
遠音兼曉漏。餘響過春城。九奏明初日。寥寥天地清。

禁中春松

陰陰清禁裏。蒼翠滿春松。雨露恩偏近。陽和色更一作
正濃。高枝分曉日。一作虛吹靈韻雜宵鐘。香助鑪煙
遠。形疑蓋影重。願符千載一作壽不羨五株封。儻一作

長一作幸得迴天眷。全勝老碧峯。

陸宣公集增輯 卷二二三

二

賦得御園芳草

陰陰御園裏。瑶草日光長。藿靡含烟霧。依稀帶夕陽。
雨餘萋更密。風暖蕙初香。擁仗緣馳道。乘輿入建章。
溼煙搖不散。細影亂無行。恒恐韶光晚。何人辨早芳。

逸句

遠堦流瀲灩。來砌樹陰陰。任江淮尉題 廳見語林

南宮聞古樂。拂曙聽初驚。烟靄遙迷處。絲桐暗辨翁。

節隨新律改。聲帶緒風輕。合雅將移俗。同和自感情。

遠音兼曉漏。餘響過春城。九奏明初日。寥寥天地清。

陸宣公集卷第二十四

後學介春者英增輯

萍鄉文 晟
同仁華廷傑 同校

年譜集畧 按留餘堂刻本載宣公年譜臚列箋註問有未合謹依鑑史文集訂正如左

按公諱贇字敬輿姓陸氏唐吳郡嘉興今屬浙江人曾祖

諱敦信高宗時拜左待極檢校左相封嘉興子祖諱

齊瑩代宗時為祕書少監明一統志人父諱侃以蔭

補溧陽令母韋太夫人權元宗天寶十三年甲午公

一歲誕生五月三十日辰時或云誕生十一月初八日子時

代宗大曆六年辛亥公十八歲

陸宣公集增輯 卷二一四 一

刺史張鑑與語奇之贈錢百萬曰願以此奉大夫

人一日之膳公辭不受領新茶一串而已是年登

進士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又以書判拔萃科調

渭南尉尋改監察御史權序以五術八計三科四賦

六德五要說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時皆題其言

詳載本傳

八年癸丑公二十歲

試禁中春松詩

十四年己未公二十六歲

德宗即位以春宮時素聞公名詔對翰林即日薦

學士數問公計策

德宗建中四年癸亥公三十歲

是年八月兩河未平

時朱滔據幽州盧龍軍李納據平盧淄青王武俊據鎮州

成德軍田悅據魏博天雄軍帝命河東節度馬廵

河陽節度李茂昭義軍節度李抱真暨神策軍李

晟朔方節度李懷光先後又准西李希烈寇襄城

討之逾二年未有成功又准西李希烈寇襄城

希烈據淮西彰義軍帝詔河陽都統李勉救襄城

又詔行營節度哥舒曜神策將劉德信將兵三千

繼進詔問公計將安出公上兩河淮西利害狀指陳

得失瞭如觀掌惜帝不能用各狀年月俱查對御製歷代年表

又上關中事宜狀時禁兵俱出四征畿內寡弱民

涇卒之變乘輿播越十月涇原兵變宋泚反公從幸奉天上

陸宣公集增輯卷二十四

遷幸之由狀時公艱難尾從啟沃謀猷特見親信

厚愛之至也然公絕不自恃恩寵小心精謹未嘗

有過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公為之標紙立就無不

曲中事情同職者莫能復有所助惟拱手嘆服而已

十一月上當今切務狀時李懷光戰敗朱泚先是

此逼帝以逆賊雖退京城未收以切務問公公因

上奏

又上答奏未施行狀

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仍申前二奏之議

十二月上赦書事條狀草興元大赦詔詔下兵民感泣諸叛藩皆自去偽號先是朱滔稱冀王王武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

李納稱齊王李希烈僭帝位國號大秦時平賊者賴有李

晟渾瑊馬燧等諸將而居中調度實惟公是賴德

宗克復天位再續唐祚公之力也讀公諸奏狀則

了然矣東坡稱為智如子房術過賈傳不其信歟

又上尊號加字二狀此狀依允

論擬與翰林改轉狀 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

興元元年甲子公三十一歲

正月論蕭復宣慰狀

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薦袁高等狀

陸宣公集增輯 卷二十四

二月出使懷光營回禮賜不均上李晟所管兵馬狀

奏李建徽楊惠元兵馬狀慮二帥為懷光所併帝猶豫竟不及救

三月李懷光叛公從幸梁州梁州即山南上瓜果擬官

二狀重名器也

山南道險公相失在後帝驚且泣號於軍中能得

公者賞千金及進謁太子諸王皆賀其一時見重

如此

上撫巡李楚琳狀初楚琳使屢至皆不得見狀上帝乃召見

四月帶本職拜諫議大夫論解姜公輔二狀

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論解蕭復二狀

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五月上結贊回軍狀帝惟恐軍回公則深幸謂京
城不日可復果不出公所料雖有宰相主大議公
常居中參決可否時

人號為
內相

又上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上替換李楚琳狀

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此狀
依允

論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狀狀上
帝遂不復降
詔而遣中使求之

論還宮發日狀

陸宣公集增輯

卷二十四

四

請釋趙貴先罪狀

七月從車駕還長安

以公為中書舍人

貞元元年乙丑公三十二歲

公母韋太夫人在吳中原註
失致帝遣中使迎致京師

道路皆為之置驛鄉里文士咸榮焉八月馬燧等

平河中懷光自縊死河中平上請罷兵狀且論希

烈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希烈果神魂失據明年四

月為其下陳仙奇所殺致此下
六年內二
年在慶
服之中
餘則俱
無一言
胡

致堂曰陸公自李泌相後不復諫說豈帝訪問之
遺與以愚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

嫌有爭能
之意耳

五年己巳公三十六歲

丁韋太夫人憂去職營葬於洛帝遣中使監其事
又遣中使護溧陽之喪會葬河南四方賻遺數百
萬公一無所取蜀帥韋臯因布衣友善每月致餽
公奏而後受之

七年辛未公三十八歲

服闋覲見天子改容叙弔復入翰林權知兵部侍
郎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爲相被竇參等忌嫉解內
職八月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取韓愈等二

陸宣公集增輯

卷二十四

五

十二人時號龍虎榜

試明水賦御
溝新柳詩

八年壬申公三十九歲

是年春
竇參黜

四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長官薦舉狀

論改轉倫叙狀

奏請均節賦稅狀六條

七月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時權文公爲左
補闕亦會參奏

延齡

八月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論淮西遭水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九月上京東水運狀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論嶺南市舶狀

九年癸酉公四十一歲

三月上竇參等三狀

時謂參死由公乃小人奸論議之過

五月上密旨宣事狀

論齊映齊抗官狀

十二月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十年甲戌公四十一歲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陸宣公集增輯

卷二十四

六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狀

論左降量移三狀

論邊城貯備狀

十一月論裴延齡奸蠹狀

十二月罷爲太子賓客被延齡等羣小讒忌而帝

亦好諛惡直故也

十一年乙亥公四十二歲

四月貶忠州別駕禍幾不測賴陽城張萬福等救

免

上怒未解中外惶恐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

舒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贊
等無罪上大怒欲加誅等罪太子爲之營救乃解
金吾將軍張萬福開誠官伏閣諫趨往延英門
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
與仲舒等萬福武人時年
八十餘從此名重天下
初公守正疾邪或規其

太銳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違恤其他
既放常閉戶不出郡人稀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
地多瘴厲祇爲古今集驗方五十卷新唐書作
五十篇行

於世時李吉甫爲忠州刺史吉甫故公所貶也不
修怨於公且結好更以宰相禮事公吉甫固不可
及抑公之盛德有以致之後帝亦稍思公會薛延

爲刺史諭旨慰勞劍南節度韋臯屢表請以公代

陸宣公集增輯 卷二十四

已帝不從

順宗永貞元年乙酉公五十二歲

順宗立特詔起公詔未至公卒贈兵部尚書諡曰

宣葬忠州屏風山又名翠屏山玉虛觀南今屬四川重慶府祠

祀在州治之南又嘉興府北府學西南有祠有司

歲時致祭子一諱簡禮登進士第累辟使府官兵

部郎中

晟按陸氏出自媯姓爲田完之後齊宣王少子

通封於平原般縣陸鄉即陸終故地因以氏焉

通諡曰元侯生恭侯發爲齊上大夫發二子萬

臯臯生邕邕生漢中大夫賈萬生烈為吳令

豫章都尉既卒吳人思之迎其喪葬於胥屏亭

子孫遂為吳縣人烈之孫曰閔為潁川太守閔

之孫曰康見萬姓統宗曰續見陸氏譜系懷橘之陸績鬱林

太守康少子也遜抗機雲康之族裔也續為揚州

別駕生三子曰稠曰逢曰褒稠為荊州刺史次

子肅丹徒令號丹徒枝其後曰敦信稠十五世孫相

高宗曰眈敦信從孫涇原節度使檢校尚書曰威眈之

子兵部侍郎褒之後曰玩褒十一世孫晉侍中司

空贈太尉號太尉枝其後曰元方玩十一世孫相高

陸宣公集增輯

卷二十四

宗曰象先元方子相元宗曰景融元方子工部尚書

曰審傳景融三世孫工部侍郎曰希聲景融四世孫相昭

宗褒之後曰瓘褒十一世孫晉中書侍郎號侍

郎枝瓘五世孫文盛齊散騎常侍生宣猛梁宣

威將軍宣猛生陳吏部侍郎潒潒九世孫齊望

為祕書監生八子泌左散騎常侍灑主客郎中

潤左司郎中淮兵部郎中侃一名灑溧陽縣令一作

兵部郎中漣戶部郎中渭戶部侍郎灋侍御史侃生

宣公相德宗灑生師德侍御史漣生則杭州刺

史渭生賞監察御史宣公生簡禮屢辟使府譜系

作兵部 郎中 師德生 禪監察御史 禪生 宸相 昭宗

之節 德則成務之要 激切仗義之心 初蒙天子

上 聖命 曠官相類也 而 止 中 大夫 勢及 日 蹙 不

為 不 遇 矣 昔 公 孫 鞅 執 三 策 說 秦 王 淳 于 棼 以 信 為

見 解 君 受 方 以 選 立 言 不 易 昔 周 昭 成 免 論 選 立 為

此 也 勢 居 再 華 之 列 詞 節 之 地 欲 以 序 心 紛 奉 焚 獨

過 原 邪 是 也 示 興 其 短 欲 無 於 道

言 又 有 言 爾 聽 武

也 故 又 嘗 為 其 事

也 故 又 嘗 為 其 事

也 故 又 嘗 為 其 事

也 故 又 嘗 為 其 事

也 故 又 嘗 為 其 事

也 故 又 嘗 為 其 事

也 故 又 嘗 為 其 事

也 故 又 嘗 為 其 事

也 故 又 嘗 為 其 事

也 故 又 嘗 為 其 事

也 故 又 嘗 為 其 事

也 故 又 嘗 為 其 事

也 故 又 嘗 為 其 事



中 興 昭 宗 師 德 生 禪 監 察 御 史 禪 生 宸 相 昭 宗

舊唐書傳贊

史臣曰。近代論陸宣公。比漢之賈誼。而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未塗淪蹶。皆相類也。而誼止中大夫。贄及台鉉。不為不遇矣。昔公孫鞅挾三策。說秦王。淳于髡以隱語見齊君。從古以還。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論議。正為此也。贄居珥筆之列。調餼之地。欲以片心。除衆弊。獨手遏羣邪。君上不亮其誠。羣小共攻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詩稱其維哲人。告之語言。又有誨爾聽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歎言不見用也。故堯咨禹拜于陸宣公集增輯

卷二十四

十

載一時攜手提耳。豈容易哉。

贊曰。良臣悟主。我有嘉猷。多僻之君。為善不周。忠言救失。啟沃曰讎。勿貽天問。蒼昊悠悠。

新唐書傳贊

自一亦白

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贊謀及已
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
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贊自罷翰林
以爲與吳通玄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贊漏其言非也
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
觀贊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
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志賦賦吹丹帝祖用數十一書派不錄計哉

麟贊論藉媒十百篇幾刺執丞皆本二義可爲對世
夫吾于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
以爲與吳通玄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贊漏其言非也
封贊臥不送吹山省對之味贊也世言贊自罷翰林
平並心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
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贊謀及已

自一亦白

唐名臣陸宣公傳

國朝朱高安相國蔡聞之尚書博採諸史爲歷代名臣傳所載宣

公傳較新舊唐書尤賅謹錄於左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也年十八舉進士及第中博學宏詞調鄭尉罷歸刺史張鑑有重名一見奇之請爲忘年交旣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訟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

陸宣公集增輯

卷二十四

三

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趨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哀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躉其言遷鑒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召爲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

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贖言今幽燕恒
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
敗之餘無復遠畧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
互相制劫不能越軼此謂緩也希烈果于奔噬據蔡
許富全之地益以鄧襄掠獲之資東寇則饒道阻北
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寧昔之精騎上黨盟
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
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之
地哥舒曜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則守禦失於不
足也今若還李苑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
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矣又論關中
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
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
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承平日
久武備寢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之
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番乘虛深入先帝避之
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本之慮追想
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
軍之兵繼出關外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
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竊發邠畿驚

紀城闕未審陛下將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敕涇隴邠寧更不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帝不能用其冬涇原兵過京師作亂朱泚反帝如奉天贄從幸時天下騷擾遠近徵發書詔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若不經思操筆輒成皆周盡事情中竅會旁吏承寫不及同列咸拱手嗟歎嘗與帝論致寇之由皆羣臣罪意指盧杞也帝護杞因曰此天命非由人事贄上疏言陛下四征不庭兵連禍結行者有鋒及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陸宣公集增輯

卷二十四

五

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羣臣之罪豈徒言歟臣又聞天所視聽皆由於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頻頻刑網稍密物力耗竭人心驚駭果如所虞非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而已帝又問當今切務贄言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

去之。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贊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本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是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陛下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遠者驚疑，近者畏懼。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之所睹，驗往時之所聞，則事之通塞、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因勸帝使羣臣參日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所以反致患害。諫官論事，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則詞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於接納也。贊以書對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

有小心而廢聽納且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
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受害者斯言過
矣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
非所以爲悔也夫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
其改過昔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
則聖賢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以爲知者
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
非則其惡日積也諫官不密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
亦無虧陛下善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若違諫
不納安能禁之勿傳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
陸宣公集增輯

不敗何待故諫者多表民之能好諫者直彰我之能
從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
帝頗采用其言會術者言國家厄運數鍾百六宜有
所變更帝議加尊號贊曰尊號本非古制行於安泰
之日已累謙冲況今喪亂尤非所宜若以屯難當有
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帝納其言但改興元
年號下赦令贊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
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
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詔書之辭無所忌諱庶能
令叛逆者回心喻旨帝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贊贊言
陸宣公集增輯

卷二十四

文

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
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乃爲制曰
小子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不知稼穡之艱
難不惜征戍之勞吾深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旣壅隔
人懷疑阻由昧省已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
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
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蒸庶
痛心覲面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文武聖
神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
藩維朕撫御乘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

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併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
如初朱滔緣此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勲務在
宏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竊盜名器
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
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
城將士并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
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人心大悅後
李抱真入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
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帝於行宮設瓊林大盈二庫
別貯貢物贄言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撓
陸宣公集增輯

東渭橋帝遣贄詣懷光營宣慰贄還言賊泚勢窮援
絕懷光乘勝芟剪易若摧枯而寇奔不追師老不用
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若不別思制持終恐
變故難測伏望卽以晟表出付中書較下依奏別賜
懷光手詔示以移軍東分賊勢詞婉而直理順而明
雖蓄異端無由起怨帝從之時李建徽楊惠元猶與
懷光聯營贄復言晟軍詭移去人孤弱可託言晟兵
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以爲犄角帝曰卿所
料極善恐懷光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不
聞旬懷光果襲奪建徽惠元軍救惠元行在震驚帝
陸宣公集增輯卷二十四

二十

徙幸梁供儲不豫道乏食民有獻瓜果者帝欲官之
贄曰爵位須宜慎惜不可輕用賜以錢帛可也若授
以官則彼笑銛鋒忘軀命者必曰吾之軀命乃同瓜
果視人如草木誰復肯爲用哉帝居艱難中雖有宰
相大小事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帝行止必
與俱山南道險從官相失帝夜召贄不得驚且泣詔
軍中得贄者與千金久之乃至帝大喜太子以下皆
賀贄素直諫忤帝盧杞雖貶帝心庇之贄極言杞奸
邪致亂帝貌從心頗不悅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兼
翰林學士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數遣使貢行在帝惡

其爲人皆不見欲以渾瑊代之贊奏楚琳罪固大但乘興未復大慈猶存宜厚加撫循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孰免疑畏帝悟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又欲加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功臣贊奏言官官具僚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有難則當之何定之有今乃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勳臣之憤帝乃止上又問贊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頗似窺覘若不追尋恐成奸計贊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阮秦卒防虞已甚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陛下知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轍爲戒天下幸甚帝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贊極言吐蕃遷延觀望翻復多端致

令羣帥進退憂虞彼若不歸賊終不滅帝曰卿言甚善然晟城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以爲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君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矣京師平帝命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贄諫曰今大難甫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拊循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蓋事有先後義有重輕宜遣大臣馳傳迎復神主修飭郊邱展禋祀之禮中告謝之儀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老若內

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中使求之帝發梁州問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可遣人代李楚琳贄曰如此則事同脇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結四海之疑不如俟到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河中平上問贄今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旣平慮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李希烈必誘諭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是則四方負罪者自疑河朔青齊響應兵

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流涕故請將效死叛夫請罪逆此懷光相繼梟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今叛帥草面修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倘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回所宜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唯希烈耳想其私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縱未順命陸宣公集增輯

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敕諸郡各守封疆彼已氣奪莫窮是乃狴牢之類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尸使收塋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越明年希烈將陳僊奇果殺希烈以降時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不逮贄遠甚皆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

俟其爲相。竇參深忌之。贊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於進士中得人最多。爲唐代第一。明年參黜。乃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贊既相。益以天下爲己任。面論敷奏。不遺餘力。帝自貞元後。懲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復參詰。乃得下。贊請令臺省長官。各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帝復詔宰相自擇。贊奏言。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今乃不能進一二屬吏。則後日位宰相。安能擇天下材乎。夫求賢貴廣。考課貴精。往者武后收陸宣公集增輯

卷二十四

獲勝罷歸。此措置失當也。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爲織嗇。不時斂藏。遂使豪家貪吏。又操利權。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此蓄斂乖宜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運彼所乏。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尙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

陸宣公集增輯

卷二十四

五

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餽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

價其江淮米錢儼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絲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備浸充時與趙憬盧邁賈耽同相上嘗使人諭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奏曰昨臣所奏唯憬得聞陛下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古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唯恐衆之不睹事之不彰凡是陸宣公集增輯

卷二十四

五

譖訴之事多非信寔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逆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傷善售姦莫斯爲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豈能中絕其意乎至是憬反疑贄排已與有隙贄又嘗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

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宜罷諸道防秋。今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爲收糶。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爲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併之。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疆場寧謐矣。帝不能盡用心。甚重之。又以郊赦竄謫者。未霑恩。擬三狀以進。奏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人知復用。誰不增修。如其貶黜。長從擯棄。含悽念亂。或起於茲矣。帝性猜忌。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寔之士。贄諫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但在明監大度。御之有道而已。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付任逾涯。以一事違忤爲咎。而罪責過當。則職司之內無成功矣。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曰。舊制租庸調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人無搖心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隳壞。更舊法以爲兩稅。但取大厯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定數。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寔而

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又大厯中供軍進奉。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穀帛爲額。不專以錢穀定稅。其三論長吏以增戶減稅闢田爲課績。其四論稅限迫促請更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請爲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初竇參惡李巽出爲常州刺史。及參貶巽爲湖南觀察使。奏參交結藩鎮。受汴州節度。劉士寧賂遺。帝怒欲殺參。贄言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爲辭。

參於臣素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有濫耳。乃貶參驪州司馬。帝又欲理其親黨。籍其家資。皆以贄切諫而止。時宦官恨參尤深。日謗毀。竟賜死於路。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帝許之。又復欲用裴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奸。延齡誕妄。小人不可用。弗聽。俄而延齡姦佞。天下皆嫉。怨以得幸。天子莫敢言。贄復上書苦諫。帝不懌。延齡謀去贄。譖毀百端。十年罷爲太子賓客。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煽軍人也。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文章論奏。乃

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名還，詔未至而卒。年五十二。謚曰宣。生平權古揚今，絜情度物，敷之爲文誥，俾狡猾者嚮風，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論思獻納，興利除害，吏事巨細，酌量精絕，則有奏草七卷。其在相位，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內格君心，外圖治要，將以致久安長治。又有中書奏議七卷。始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得幸於天子，歌詩宴遊，朝夕侍從。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贄。議者謂興元戡難之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天子常以行輩呼爲陸九，而不名解衣推食，同列莫敢望。及輔政，不敢自愛，事之陸宣公集增輯 卷二十四 元

不可者皆爭之。所言悉剴拂，帝短怒，到深切或規其大過。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逞他恤乎。居忠州十餘年，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懼謗，不敢著書。地苦瘴癘，祇爲古今集驗方五十卷，示鄉人云。其奏議至今傳。

論曰：若贄者，乃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也。剛直如魏徵，而性行較醇。方正如宋憬，而謀畧更優。指陳時政，洞若觀火，皆本仁祖義而出之。昏佞漆膠，正直不容，貶竄在外，十餘年，以歿，何竟忘奉天被圍，梁州再幸時也。贄之自言曰：上不負天子，下

不負所學所學者學爲忠與孝也學爲明理而察
物也學爲治國而安民也若贊者始可以言學矣
贊不負德宗而德宗負贊悲夫



贊不負德宗而德宗負贊悲夫
不負所學所學者學爲忠與孝也學爲明理而察
物也學爲治國而安民也若贊者始可以言學矣
贊不負德宗而德宗負贊悲夫

有唐三百年逢時建策所以成翊戴宏濟之大功者
累有其人至於學術純正事君以格心爲先論事以
行義爲急隱然有王佐之才者余於中唐獨得一人
焉陸宣公敬輿是已當建中艱危之際公居近地竭
忠蓋以籌畫機宜代王言以感召人心雖提兵討賊
諸將是賴而其運謀帷幄再造唐室之功居多是皆
載之信史天下後世所知余置不論獨推公有王佐
之才者蓋三代之佐皆以正君行義爲本自漢以來
爲輔相者鮮克知此而其所論不過人才政事故無
陸宣公集增輯卷二十四

三

以清出治之源明義利之分以致主於王道獨公之
告德宗者有曰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
之行誠信之道不可以斯須去身必慎守而力行之
又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心傷則本傷本傷則
枝幹凋悴而根抵廢拔矣知誠信不可不存則心必
正知財利不可厚斂則義必行人君正心行義使天
下萬事粹然一出於天理之公此王道也惜乎公言
雖大所告不合入相未久卽有忠州之行而卒不得
大行其志遂使後世論唐之賢相曰房杜姚宋而公
不與夫豈知公有王佐之才使時君能用其言三代

之治可復。豈徒貞觀開元之盛而已哉。故善論相業者。當觀其學術規模之大小。不當以事功成與否而高下之也。史載公蘇州嘉興人。卽今之嘉興府城北。有公遺廟。世傳以爲公之故宅。前代碑志備載其事。景泰二年。知府事江西舒君敬上章。以公乃唐之名臣。忠節著於當時。奏議行於後世。其遺廟雖存。自昔以來。官無祭饗。宜量給官錢。循舉春秋祀事。以褒表忠賢。激勵臣節。詔從其請。又二年。爲景泰四年。舒君以書來求記其事。余惟世之爲守者。類以督辦爲能。而於世教風化所關者。漠不留意。獨舒君卓然以表陸宣公集增輯

卷二十四

三二

忠勵俗爲急。乃論奏公之事蹟於朝。舉久缺之文。以秩登祀典。廟貌益崇。血食不泯。其所以爲天下後世人臣盡忠盡節之勸。而有補於世教風化甚大。是不可不記也。遂具述其事。俾刻之石。使千萬世知崇舉公祀。以樹風教於無窮者。自我天朝始。

景泰二年。知府事江西舒君敬上章。以公乃唐之名臣。忠節著於當時。奏議行於後世。其遺廟雖存。自昔以來。官無祭饗。宜量給官錢。循舉春秋祀事。以褒表忠賢。激勵臣節。詔從其請。又二年。爲景泰四年。舒君以書來求記其事。余惟世之爲守者。類以督辦爲能。而於世教風化所關者。漠不留意。獨舒君卓然以表陸宣公集增輯

文山李延福

遵化史樸

濟州張繼鄒

仁和陸孫鼎

同校刊

陸宣公集增輯卷第一十四終

陸宣公集增輯卷第二十四

陸宣公集增輯卷第一十四終

學院前醉文
堂承刻刷印

三十三

學院前醉文
堂承刻刷印

斗味對經鼎

靈州張繼鄒

靈州史樸

文山李延福

同林刊

道光丁未孟春月重刊

陸



全集

節署藏板